

多视角下的空间：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演进的几个观念

王子舟

摘 要 图书馆空间研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各地新建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公共阅读空间也迫切需要空间设计与空间布局的理论指导。本文借助空间社会学、都市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进行研究,探索公共阅读空间怎样协调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怎样使公共阅读空间变为社区的有机体而非空泛、浮华的社会形象,如何避免公共阅读空间的“非地方”性倾向而增加“地方”元素,如何使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实现公共阅读空间的社会功效最大化等。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公共阅读空间自身的基础理论,也可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者提供思想参考。参考文献 23。

关键词 公共阅读空间 公共知识空间 空间设计与布局 空间理论 图书馆

分类号 G250.1

Spac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everal Concepts of Evolution in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WANG Zizhou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libraries and various types of public reading spaces that social force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ace design, layout and functions of libraries and public reading spaces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Since 2005, Chinese academia have had corresponding discussions on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public knowledge space and urban third space. The “shared space” “communication space” “experience space” “creator space” and “smart space” have also appeared in papers of library science. New libraries and public reading space around the country are also in urgent need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space design and layout. The author uses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as libraries or public reading spaces in the city. Starting from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process, the author uses the hermeneutic method to study the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Besides, spatial sociology, urban anthropology, human geography and other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also been adop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ivate space and public space, community and society, place and non-plac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explores and explains the following issues: how the public reading space coordina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haracter; how to make the public reading space into community organism rather than an empty, flashy social image; how to avoid the “non-place” tendency of public reading space but increase the “place” element; how to use appropriate technical

通信作者:王子舟,Email:zzhwang@126.com,ORCID: 0000-0002-9425-154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ANG Zizhou,Email: zzhwang@126.com,ORCID: 0000-0002-9425-1542)

means to maximiz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public reading space, etc.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values (purpose), openness and freedom (form), sharing and monopoly (function) should be the most basic “three primary colors”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These views, which involve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en 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ot only help to deepen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sign, layout, function and even spatial reorganization and re-creation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enriching the basic theories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but also provide a certain ideological reference for the builders of the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23 refs.

KEY WORDS

Public reading space. Public knowledge space. Space design and layout. Space theory. Library.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读者对图书馆优劣的感知主要来自于文献资源是否丰富以及获取是否方便,但是近二十年来,这种感知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空间环境是否良好以及设施设备是否适宜,这从读者与图书馆发生冲突事件的性质、数量可管窥一斑。2005年以来,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空间的命题颇为关注,先后提出图书馆是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 IC)^[1]、公共知识空间^[2]、城市第三空间^[3]等观点,“共享空间”“交流空间”“体验空间”“创客空间”“智慧空间”等热词出现在图书馆学论文之中。众多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开始关注空间的多功能性、数字化与智能化以及人文关怀等,尤其是各地新馆建设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式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推动了图书馆学界对阅读空间重组与再造等命题的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空间社会学、都市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角度对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进行研究,以期得出一些新的认识。文中所称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包括城市里的图书馆以及近年兴起的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各类公共阅读空间。

1 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视角

私人空间一般指称私人生活场所,公共空间一般指称公共生活场所。私人空间主要由家庭居所(包括个体劳动场所等)组成,是人生存的条件,其功能是帮助社会个体实现生命延续,更多具有的是生物学上的意义;公共空间则主

要由公共场所、民间社团机构以及传播社会舆论的媒介等组成,它是人们交往的环境和空间,使得个体能超越自身生物属性而获得社会属性,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更多具有的是社会学上的意义。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可以自由出入、自由组合、自由发表和交换意见。公共空间为人们交换意见进而形成社会共识提供了可能和条件^[2]。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说,现代社会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有两个领域发展成熟起来:一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整个社会通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一是市场经济,主要功能在于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定^[4]。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无疑属于典型公共空间,它不仅是一个物理活动的公共设施和场所,而且还拥有传播信息知识的各种媒介,它与流通信息知识的媒体、传播知识的学校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同属于公共知识空间。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是公共知识空间的一种形式,一种不可由其他事物替代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它以自身的文献资源承担着实现社会永久记忆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它与学校、博物馆、现代传播媒体等其他公共知识空间形式有着不同的特质,即以海量文本的包容性、开放性来保障社会个体终身的自由选择知识、平等利用知识的权利^[2]。

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这种公共知识空间中,私人空间也不是受到完全排斥的,甚至适当可以植入一些准私人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

间的区分是明显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二者又是相对的,甚至互相交叉的。我们说家庭属于私人空间,但是家庭成员(包括客人)超过了一位的情况下,家里的客厅就成为了家庭的公共空间;卫生间虽然是共用的,但家庭成员在使用卫生间时,往往要关上门,因为人们对纯私人空间(隐私空间)的感知是明确的,一个空间越被限制进入就越是隐私空间^{[5]82},只有开放的外部与封闭的内部的隔离很明确,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才能保持在一个温馨而不是令人不适的程度。同理,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虽然属于公共空间、公共场所,但阅读行为在本质上是属于个体的私密行为,如果在公共空间里读者出现“拥挤”现象,那么个体的阅读就会出现不适,如我们参观某图书馆,经过阅览室内某读者座位时,会遇到读者下意识掩饰自己的读物或电脑显示屏的现象。因此,公共阅读空间在安排读者阅读座位时,才会让它们之间有个合理的距离,如果阅览桌对面也有读者的话,中间也会树立一个装有照明装置的隔断。

当然人们对空间“拥挤”的感觉也是相对的,宽敞琴房里弹琴的一个人,面对突然进入琴房的另外一位观看者也会感到拥挤,而可能停止弹琴。但我们经常能见到地铁拥挤的车厢里有旁若无人的阅读者,似乎他们并未感到拥挤,尽管他们大多是在阅读学习或休闲读物。这说明,在个体能够独自占有并具备排他性的空间里,多一个人就会产生拥挤,而不能独自占有又不具备排他性的空间则不会发生拥挤。此外,“拥挤”会带来不同的接受或排斥感受,如“在一个坐满了人的体育场内,其他人是受欢迎的,他们提高了比赛的刺激性。在沿着一条拥堵的公路驾车回家的路上,其他开车的人是令人讨厌的”^{[6]52}。这说明,当众多社会个体集中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参与某件事时,“拥挤”会带来快感,反之是另一个极端。这也是当代图书馆建筑空间里往往植入多功能报告厅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个体的读书行为是分散的,阅读需要安静、舒适、私密性强的环境,所以在公共阅读

空间里需要适度保留一定数量这样的空间。丹麦日德兰半岛中部小城锡尔克堡(Silkeborg)的图书馆,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其空间布局将方便、舒适、想象力、视觉审美等多种元素糅为一体,不仅设有宽敞的多人阅览桌,还设有相对隔离的单人读书位置,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多种体验的选择。所以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应该重视给个人提供产生良好体验的私人空间之一角。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越是开放,越会给人以宽广的、任由驰骋的感觉,越能显示出其自由的禀赋,但是当读者停顿下来仔细读书的时候,他希望自身不会受到干扰。各种读书会非常适宜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里举行,但是读书会活动如何不影响到其他读者,这也是需要组织者充分考量的,如提前向读者告知某时间段要举行读书会,或用活动屏风将读书会与读者阅读区进行分隔并保持相对的安静等。总之,平衡好公共空间的开放自由与读者个体的私密体验是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设计与布局的一个重要命题。

此外,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里的“禁止”和“允许”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研究命题,它属于空间管理的范畴。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展厅里,工作人员允许游客用手机拍摄展品,但不允许手机贴在玻璃上;允许游客肃立在神像雕塑前仔细观察,但不允许以手指指点神像低语(也许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对神的不敬)。这里涉及公共空间中私人行为与公共约束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有的公共阅读空间以“读者须知”或使用各种标识来对读者做出禁止的规定,如禁止手机铃响、禁止饮食等,这对公共空间利益最大化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允许是原则,禁止是例外。凡是应该禁止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空间设计与布局中就应考虑周全,过多的禁止提示反倒会削弱空间的温馨感、舒适感,降低读者对空间的情感认同度。

2 从社区与社会的视角

社区(Community)译自于德国社会学家滕

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 1887年使用的德文 Gemeinschaft, 初指基于亲密关系和共同意志结成的有机共同体, 他认为村庄、小镇是共同体的典型, 与共同体产生对立的是机械的集合体——社会(Gesellschaft)。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尤其是变为大城市时就丧失了共同体特征, 从而变成了社会。共同体时代表现出来的是默认一致、习俗与宗教的社群意志, 社会时代则表现出来的是协定、政治与公共舆论的社群意志^[7]。社会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等现代性的产物, 大城市中的个体是松散分离的, 相互之间的活动领域也是有界限的。1933年, 中国社会学费孝通使用的社区概念, 来自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E. Park, 1864—1944)的“社区不是社会”(Community is not society), 即“社区是具体的, 在一个地区上形成的群体”^[8]。此时社区的概念与共同体相分离, 维系社区的重要因素落在了共同的地理空间, 而非“一致性”(共同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9]。相对而言, 社会则成为比社区更为抽象、所指更大规模的一个对应性空间概念了。

城市作为社会有哪些特征? 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它充满了自由度和无限的可能性, 能够吸引逐梦人来到这里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但是大城市里的人离开了熟悉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节奏缓慢的小镇或乡村社区, 心理上会因感到接连不断的变化、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压迫而变得缺乏个性, 相互之间越来越陌生与冷漠, 个体也呈现微尘化特征等^[10]。正如城市社会学家沃思(Louis Wirth, 1897—1952)所言, 城市规模大、人口密度高和居住者异质性强, 造就了“身体距离最近而心的距离最远”的城市人^[11]。瑞典隆德大学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尼尔森(Jan Olof Nilsson)认为, 现代社会的人们存在对归属感、认同感的困惑, 而传统社区中的人们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12]。因此, 如何在城市里构建出使人们能够产生共同体感受的社区, 不仅是城市自身发展要破解的命题, 同时也是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面临的发展问题。

近二十年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 新建城市住宅小区比比皆是。2009年, 《城市画报》副主编刘琼雄在广州市居民小区创办了“荒岛图书馆”。刘琼雄说, 他试图将荒岛图书馆打造为一个使人相互亲近、发生联系的交流平台, “希望它成为忙碌的城市里一个个‘荒岛’, 这里比较人少, 安静, 可以看书。等未来越来越多荒岛浮现, 我们或许会做一张荒岛地图——形式就是以城市地图为底, 把烦嚣的城市都虚掉, 然后城市的海洋上, 漂浮着一座座‘荒岛图书馆’。”^[13] 仅在两年内, 荒岛图书馆就在其他城市出现了几十家。2010年, 广告策划人徐大伟在北京国子监官书院胡同30号创办的“民间流动图书馆”, 秉承“人人读书、人人传书、人人赠书、人人爱书”的理念, 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与传统图书馆不同的服务路径, 即这里的书是“赠”和“传”, 而不是“借”和“还”, 每本书上都盖着“公益赠书, 敬请传阅”的印章, 每位读者在图书馆里看完书, 还可以每次带走一本书(一个月限两本), 前提是他看完了不能据为己有, 而要将书再传递给其他人^[14]。这两个民间公共阅读空间就是试图用“以书会友”的方式, 在城市里建造一个人与人能够发生联系的平台, 使人们获得社区应有的感受。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大多根植在一个具体的街道或居民区里, 它不仅给社会个体提供了通过书籍与先贤、哲人进行对话的机会与环境, 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和自身空间的周围发生关联, 让社区里的个体与其联系起来, 成为所在社区发展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走入公共阅读空间的读者都是单个的, 但是每个人进来时都携带了家庭小单位甚至社区的信息或能量, 就像进入超市购物的家庭主妇, 购买行为是个体独立的, 可购买者往往要考虑到以家庭为代表的群体。换言之,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行为的情境是个人的, 但行为的意义却是集体的”^{[5]26}。一个城市公共阅读空间黏着了一批读者, 并且能够让他们反复到此来阅读(包括学习、完成某项智力工作), 在这里休闲放松, 间或参与各种读书活

动,那么该公共阅读空间就会逐渐成为所在社区人口拥有的一个公共场所,进而成为社区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区群体的共同感情、相互依赖性、共同义务、共享价值等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只有成为了社区的,才能成为社会的并得到其认可。

人是生物的也是精神的,城市人生活的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有时会发生转换。在社会消费比社会生产还重要的时代里,相对于工作时间,人们的娱乐时间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吃穿住行满足后,柔性需求不仅会上升,甚至会转换为刚性需求,如小区环境的绿化、场所的艺术植入、空间尺度的舒适、交往空间的匹配等,也正在向刚性需求过渡^[15],生活的质感、节奏成为了城市必不可少的内容。伴随着人们对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认识的提升,2014年以来各地出现了“图书馆驿站”“城市书房”“特色阅读空间”等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小型公共阅读空间。这些小型公共阅读空间的创办主体是“跨界组合”的,服务内容上有“业务混搭”的特点^[16]。但在具体建设过程中,有的城市试图走标准化、统一风格的建设模式,有的城市则尝试走多样化、个性化的建设模式。两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过后者更为贴近实际以及符合人性,更易与社区融为一体。

城市是仪式与经济的产物,相对于自然在地理上的随意状态,城市则代表着一种秩序与规则。这种秩序与规则的不断强化,不仅造成了社区的衰落,也造成了城市社会多样性的损伤以及活力的丧失。北京市从2017年底开始的“亮出天际线”的城市治理,拆除了大量所谓违规扁牌标识,结果参差错落、五光十色的扁牌标识消失了,行走在“地平线”街道上的人们看到的则是满眼清一色字体与低矮的扁牌,了无生趣。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及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16—2006)从生活体验出发,认为城市生命活力在于其形式的多样、复杂,“这个普遍存在的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样的多样性从

经济和社会角度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特性。这种多样性的内容可大相迥异,但是他们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相互补充。”^{[17]13}如街道(人行道)这一公共地带应给人以安全、信任的感觉,使陌生人有接触机会,成为人们的“暗中消息渠道”^{[17]74},还要使得儿童能在街上玩耍。因此,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应走多样性的道路,不仅功能具有多样性,外观造型、内部装修乃至设施配备最好不要简单划一。简单划一可以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然而这是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的。相互复制的形式也不是优秀城市的品格。

另外,社区的功能不仅能使人发生联系,还要凸显实用的价值。一些城市为了打造文化地标,在公共阅读空间的建筑、装修上追逐感官刺激,过多地赋予象征、符号价值而忽略实用价值,甚至不惜在高大的架墙上安置假书以制造书山的氛围。这种追求艺术上一鸣惊人和刷存在感的暗示,是与社区和谐共生的自然发育背道而驰的。而且,书墙上放假书是一种文化造假。在2017年开馆运行的希腊国家图书馆里,高大空间也是书墙伫立,但所列书都是真书,一层开架,二层以上闭架,整体空间以线条风格体现出简约之美,引人驻足、流连。可以说,公共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但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价值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3 从地方与非地方的视角

地方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空间有时要通过地方的概念来显示其意义。空间比地方抽象,是开放的、自由的、允许运动的,意味着不加遮挡和易伤害的,而地方则是相对暂停的、稳定的、安全的^{[6]2,44}。法国民族学、人类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é, 1935—)认为,地方(法语 lieux)是具有归属感(如出生地、感情事件发生地)、连接性(如母校、亲属与你的关系)与历史性(能获得某些历史记忆)的空间;非地方(法语 non-lieux)是

没有归属感、人际关系、历史性的空间,如那些加速人或物流的必要场所(快速路、机场),或交通工具(大巴、高铁、飞机)本身、大型连锁购物中心、加盟酒店、全球难民收容所等^[18]。

从时间的角度来审视当今社会现实,我们会看到历史正在出现加速。今天很快成为昨日,我们还来不及变老而过去已然成为历史,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群体迅速成为历史的速度与他们出世的速度不相上下。历史的加速与事件的倍增,政治学家还未来得及对发生的冲突事件做出判断,冲突已经变为结局,成了历史学家要关注的目标。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不仅是信息超载,也是事件的超载,它们导致的时间过量使得当下社会具有了“超现代”(法语 *lasurmodernité*)特征,即来不及确定事件的意义,事件已经结束;事件制造问题,而问题又一时无解。我们迫切想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们又无力给予不远的过去一个恰当的意义^[18]。而从空间轴来审视当今社会,“超现代”特有的过量形象也体现为空间的超载,如高速的传输、繁多符号的充塞、人口的膨胀等,尤其是非地方的倍增。

地方内是静止的,非地方里是穿流的。人们在非地方或匆匆穿过,或短暂逗留。进入非地方或在非地方消费时,人们以身份证(护照)、信用卡等与非地方建立起了明确的契约关系,这反倒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身份隐匿而陌生,非地方里社会个体具有了孤独的契约性。各种指令性、确定性的符号与文本充斥在非地方的空间里,如几号登机口向某方向、禁止吸烟、旅游胜地的介绍、商品价格标签等,每个人都被当下的信息(行程时间、新闻广播、天气预报等)所裹挟而没有了历史感。以往的现代性造就了城市里鳞次栉比的屋顶、钟楼和烟囱,而现在的超现代性则将它们转化为一道风景,出现在旅游手册里,而且“超现代性赋予个体意识非常新颖的孤独体验与考验”^[18]。

从历史发展来看,图书馆事业是现代性的产物,美国卡耐基曾经捐建的图书馆都打上了地方的烙印,甚至如今成为地方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当代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尤其是新建图书馆)充斥了许多非地方的元素,使得自身空间越来越没有归属感、人与人的关联性和历史的厚重感。读者来到图书馆要刷借阅卡,借还书要扫条形码,买瓶矿泉水要扫二维码,读者在这些过程中才找回了自己的身份,而且其他读者都要遵循这些程序与规则,注意同样的信息、回应同样的要求。读者之间没有特殊身份,也没有发生关系,虽然大家同处一个阅览大厅,但是相互之间却是陌生的,具有的是同样的孤独与相似性,每个读者都被切割为同质的原子化个体。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如果要避免自身成为非地方,就应在空间规划、设计,特别是装饰方面,考虑如何在空间里植入地方元素,让读者获得地方感,例如在空白的墙壁上悬挂本社区历史变迁的照片,在成人阅读区域摆放一些不同历史时期原始的社会流行读物,甚至将本地有历史代表性的实物、图像、口述史的视音频提供给读者观赏听读。读者只要驻足停顿,脚下之地就有可能带来某种精神感受,进而向地方转化。因为,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可能是文本、物体、乡音乃至影像,甚至“地方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也能让我们听到、嗅到和触碰到,甚至品尝到”^{[19]56}。例如在北京,毗邻高晓松杂书馆的崔各庄一号地艺术区有个懒人餐厅,系几位川籍人士创办,2019年6月,川籍学者钟永新在懒人餐厅里设立了“北京蜀学专架”,摆放了几十种蜀学文献,有《蜀学》1—15辑、《巴蜀文献》1—4辑、《宋代蜀学研究》,等等,意图是为旅京川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帮助旅京川人在异域他乡获得地方感。

地方文献资源(包括地方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与展示,能增进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地方性,可惜大多数图书馆都将其深藏闺中。老旧建筑的使用也能增进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地方性,如2014年山东省图书馆创办的“尼山书院”就设在清宣统二年建造的“博艺堂”里,其对面就是1936年落成的山东省图书馆老馆址“奎虚书

藏”,二者相互呼应,在大明湖边诉说着山东文化的沧桑历史。可惜的是近二十年来的各地旧城改造,粗放的推土机模式毁坏了一些老建筑,使得原有的地方元素大量流失。当然,地方是可以建造出来的,因为地方生成在人与空间交互体验之中,只要一个场所能够使人们通过熟悉而生成亲切甚至依恋的感知,人们就可能将其视为自己的地方,这个场所也就具有了真实性。不过拆了古建筑再造仿古建筑,其真实性的丧失,会妨碍人们通过达成认同而产生地方感。

地方是静止的,能够让人驻足且反复停留;非地方是流动的,让人往来经过完成某种任务与消费。地方与社区紧密相关,非地方则连接着社会,是走向社会的通道。

4 从技术进步与空间变革的视角

技术对空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 1930—)曾经指出,西方玻璃烧制与中国陶瓷烧制技术的出现,使得中西建筑空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造就了玻璃文化和陶瓷文化两种风格。透明玻璃的良好采光性能,促进西方教堂内部空间出现高大的穹顶、绚丽的壁画,透过窗花照进来的阳光可以让人们联想到上帝即是光,是上帝驱散了黑暗,玻璃还带来了关于光线的审美理论,对欧洲绘画艺术有所启发^{[19]80}。而陶瓷温润的釉面,能使家里餐具、茶具更为精致,还多了博古架、陈列室,或者在建筑空间上的房脊、屋檐、墙头上多出一些装饰性、象征性物件,这一切都让东方人对自身的实用和艺术能力赞叹不已,使人更容易沉溺在现世的自我欣赏之中。简言之,玻璃促进了“彼岸文化”的发展,陶瓷促进了“此岸文化”的发展。

还有,怀表的普遍使用,导致了约会和商定时间的明确性,它不仅促发了城市人准确的时间观念,以及在空间中流动的效率,同时也成为了大城市形成的条件^[10]。电与电灯的出现制造出了城市的夜生活,使得夜间餐饮、歌舞、游乐、

购物场所大量增加,人们利用这些空间拉长了每天的生命活动时间,脱离了动物的日出而动日落而息的习性,这无异于在有限的生命存活时间时段里延长了自我的生命^{[19]35}。而这些餐饮、歌舞、游乐、购物场所又利用自身空间,不断地制造着社会的艺术时尚、休闲文化、审美品味。有一位旅行文学作者说:“白天时,阳光暴露出城市的本来面目,而夜晚的灯光却巧妙地吧璀璨突出,把粗陋隐藏。如果你不想对一座城市失望,一定要在夜色中抵达。”^[20]

人们对空间感受方式也与技术进步有关。如古人在友朋惜别之际,为了留下稍纵即逝的空间气氛,往往会写诗以记之,因为好的诗歌不仅是一次美的艺术创作,还能恰如其分地保留当时场景的情感和某种含义,这就是汉乐府《行行重行行》、白居易《琵琶行》等送别诗大量流行的原因。但是随着照相技术的普及,送别诗甚至写景诗彻底衰落了,人们可以通过抓拍照片保留惜别空间的动人场景以及特写画面,这些照片可以夹在书中或贴在冰箱上,或者做成台历,以调动回想、保持记忆不至于逐渐被时光侵蚀。所以古代的雁塔题名、登楼赋诗等,如今已经被各种历史图片展示所代替。历史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与我们身体的哪些感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代以来,人的视觉被抬高到很高的位置,其他感官则相对受到了压印,如嗅觉、触觉的分辨能力有限、反应速度慢,而且易激发强烈情绪^[21]。空间的视觉效果因之成了设计师、空间使用者无不重视的首要元素。

当代社会互联网与现代通讯技术显示出的力量更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网络社交行为是对物理空间社交行为的某种延伸。远程网络会议比去会议室召开会议更有效率,电子文件的网络传输节省了人力送达和节约了纸张打印,不同国家与地方发生的事件信息能最快地交互传递与接收,地球正在变小成为一个相互联结紧密的地球村。而“线上空间”(网络空间)与“线下空间”(实体空间)的分野逐步分化

着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体店、网店分化出来逛商场与网购,电子书、纸本书分化出来数字阅读和纸本阅读,尽管这些分化出来的边界存在模糊地带。

这样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既然不能脱离技术的影响,那我们要如何处理技术与空间的关系?如何将技术元素与空间场所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当然,我们要从技术与空间的不同性质分别思考这些问题,寻找对应方案。如读者走进一个窗明几净的书店,浏览各种书籍时,耳边会伴随着一种低回的背景轻音乐,或是“卡农”,或是“星空”,悠扬的曲调会调动读者的通感,使其置身于一种心清神悦的环境之中。但是在公共阅读空间,就不能再有这样背景音乐的出现,因为想让人们安心致志地阅读而不是浏览,公共阅读空间就要制造一个静谧的环境给读者,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以学龄前儿童阅读环境为例,幼儿需要色彩与新奇体验,故公共阅读空间的儿童区域应该在空间里展示出鲜艳的色彩,可以利用光电技术制造出一种神奇的空间氛围。有学者认为婴儿发育的自然空间是子宫,婴儿大脑的3/4要到母体外这个“社会子宫”里发育完成。按照三四岁儿童才达到成人脑容量70%左右来计算,人类在“社会子宫”孕育的时间则为三到四年。儿童大脑的发育就像一个没有编织成型的筐子,这个筐子究竟最后编成什么样子,这与往筐

里放什么、放多少东西有关^[22]。显然儿童阅读的外在环境如何设计与布置,对学龄前儿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对于成人读者来说,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建筑,不仅要在实体空间的设计、布置上多下功夫,还应该将“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线下空间”是一个阅读的、开展读书活动的场所;“线上空间”是一个信息知识交换、主题讨论分享的虚拟社区。“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发生联动,这样才能使得实体阅读空间突破围墙边界,从而进入一个广阔的网络社群之中,使得自身的效益最大化。

未来的二十年,人类的60%以上都会居住在城市里^[23],智能技术将大行其道。如许多公共阅读空间都是无人值守的,读者取下书架上的一本书,办完借阅手续,其手机上就会出现这本书被借阅的记录,以及读过此书人的留言与评论,为“以书会友”提供帮助。由于人工智能与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无缝结合,读者还可以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技术帮助下进入全息影像室(Holographic Imaging Room),体验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的超现实感觉并随时修改体验到的空间效果。

未来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的,但技术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最积极因素。在技术包围一切的时代里,我们拥抱技术,利用技术展现自己的想象力,为读者制造非凡的体验,不啻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 [1] 吴建中.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3):7-10.(Wu Jianzhong. Information-commons in the open access environment[J].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05(3):7-10.)
- [2] 王子舟.公共知识空间与图书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4):10-16.(Wang Zizhou. Public knowledge space and libra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6(4):10-16.)
- [3] 金建英.城市的“第三空间”:公共图书馆[J].河北科技图苑,2011(4):23-25.(Jin JianYing. The “Third Space” of city: public library[J].Hebei Library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1(4):23-25.)
- [4] 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9-220.(Taylor C.The dista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state[M]//Wang Hui, Chen Yangu.Cultures

- and publici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99-220.)
- [5] 多米尼克·戴泽. 社会科学[M]. 彭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Desjeux D. Les social sciences[M]. Peng Yu,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 [6]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Wang Zhibiao,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7]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71, 453, 461-466. (Tönnies F. Community and society[M]. Zhang Weizhuo,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71, 453, 461-466.)
- [8] 费孝通.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1): 7-12, 6, 127. (Fei Xiaotong. Individual, group, and society: reflections on my life-long "Pilgrim's Progress" of learning[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94(1): 7-17, 6, 127.)
- [9] 朱伟珏, 范文. 我们需要怎样的居住空间: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空间研究[M]//朱伟珏. 城市社会学评论: 第一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31. (Zhu Weijue, Fan Wen. What kind of living space do we need: urban community spac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M]//Zhu Weijue. Urban sociological review: first seri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17: 3-31.)
- [10] 齐美尔. 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 涯鸿, 等,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258-276. (Simmel G. Bridge and door: Simmel's essays[M]. Ya Hong, et al,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Shanghai), 1991: 258-276.)
- [11]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24.
- [12] 尼尔森. 社区与社会[M]//朱伟珏. 城市社会学评论: 第一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89-190. (Nilsson J O. Community and society[M]//Zhu Weijue. Urban sociological review: first serie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2017: 189-190.)
- [13] 荒岛图书馆: 城市社区互助交流平台[EB/OL]. 豆瓣网, (2011-08-24) [2019-08-10]. <http://www.douban.com/note/168736499>. (Desert island library: mutual help a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urban community[EB/OL]. Douban, (2011-08-24) [2019-08-10]. <http://www.douban.com/note/168736499>.)
- [14] 刘芯邑. 免费赠书的民间图书馆[EB/OL]. 人民网, (2012-01-02) [2019-08-10]. http://paper.people.com.cn/mszk/html/2012-01/02/content_990419.htm?div=-1. (Liu Xinyi. A non-government library which offering books for free[EB/OL]. People's Daily Online, (2012-01-02) [2019-08-10]. http://paper.people.com.cn/mszk/html/2012-01/02/content_990419.htm?div=-1.)
- [15] 王国伟. 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 5-6. (Wang Guowei. The death and life of urban micro-space[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5-6.)
- [16] 王子舟. 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兴起与发展[J]. 图书情报知识, 2017(2): 4-12. (Wang Zizhou.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ading space in China[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7(2): 4-12.)
- [17]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Jin Hengshan, trans. Nanjing: Yi Lin Press, 2005.)
- [18] 马克·欧杰. 非地方: 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M]. 陈文瑶, 译.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7: 34-41, 85-99. (Augé M. Non-places: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M]. Chen Wenyaoyao, trans.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2017: 34-41, 85-99.)
- [19] 段义孚. 回家记[M]. 志丞,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Yi-Fu Tuan. Coming home to China[M]. Zhi

- Che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20] 小鹏.背包十年:我的职业是旅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3.(Xiao Peng. Backpack for ten years: my career is travel[M]. Beijing: CITIC Press, 2010:73.)
- [21] 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46.(Yi-Fu Tuan.Topophilia [M].Zhi Cheng, Liu Su,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8:246.)
- [22] 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11-113.(Feng Lei. Understanding space: transitions of spatial concepts in the 20th[M].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2017:111-113.)
- [23] 约翰·厄里.未来是什么?[M].陆晓,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55.(Urry J. What is the future? [M].Lu Xiao,trans. Nanjing: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Ltd, 2018:55.)

王子舟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收稿日期:2019-09-08)